

憶

往

王 王 法

憶一九三九年春清明節晨，母親喚我起床，並為我換穿新做藍色長衫，說等會要祭祖。餘音未了，忽聞警報聲長鳴，母親急說快去跑警報，我二話不說跳下床，急衝出門外，穿過對門南關唯一的二樓房屋，越過路溝，順著南菜園的小徑狂奔，也不顧緊急警報聲、飛機嗡嗡聲，一直跑過沙河在河坎始匍下身。剎那間，地動山搖、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不斷，令人心驚動魄甚久，而後，機聲漸遠，然不久敵機編隊覆至，天崩地裂的爆炸聲再度不絕於耳。敵機對我縣城濫炸了一整天，至下午五時始解除警報。我返回家不見母親，向鄰居詢問，有說弟妹們在沙河受傷，聞言我哭著回頭

尋找，在南菜園遇見母親抱著幼弟、牽著妹妹們失魂似的躊躇返回，我始止淚。

此日，敵機對我城濫炸，全以我縣民心中的精神堡壘為目標。城皇廟被炸的面目全非、瓦爍遍地；閔學大殿被擊中一彈；魁星樓周圍落彈最多，幸魁星爺顯靈一彈未中，多半落在城牆外護城河，另半落在附近小南街，民舍損失慘重。福音堂、天主堂亦為敵機重要目標，其中天主堂受創最重，小東門、小北街民眾被波及遭殃，北關因市集及黃龍崗有人掃墓、燒冥紙引來敵機猛轟，傷亡慘重。有趣的是東沙河也落了許多炸彈，概因大東門外一家豆腐店，在沙灘上洗曬了許多做豆腐豆皮所用的白布，敵軍誤為軍事目標而大肆轟擊，幸有此一誤，否則這些彈若落在城內，不知要造成多少傷害。我南關被擊中兩彈，二棟房屋全毀，一老夫人喪命。

從此，縣復興中學與中心小學被迫停課，復中遷至東鄉錢崗，一年後再遷南鄉吳家庄

憶 往

並改名棗中。小學改在文昌閣，每晚六至八點授課兩小時，燈火由學生自帶，民眾皆勵行戰時生活，原一日三餐改為早晚兩餐，一爲了節約，二爲了跑警報，整天處在惶恐中，生意冷落蕭條。未幾，傳出日寇將犯襄陽，百姓緊急疏散，父親僱了一輛小車，送我們母子回唐河黑龍鎮躲避，車剛出寺莊，即遇著大批民眾南逃，說湖陽已被日軍佔據，前路被阻，母親無奈，乃請車改向東行，從唐梓山後進入山區至祖母娘家廖庄暫避。第三日，表叔送我們回王樓，時村民均在發山上躲避，我們母子乃在山腰石窩裡依偎著過了一晚。破曉，母親叫我下山取食，祖母已準備好了小米粥、饅頭、鹹蛋等一滿籃子，我提了走出大門，即遇著一個鬼子向我鬼叫，我隨便向村內指了指，頭也不回迅速跑進山溝。當我爬上山坡見兩鬼子站在溝邊未敢越過，此時張庄忽傳槍聲，原因有兩名日騎兵進入張庄，將馬栓在塞外，當二人各拎著一只豬腿出塞，不見馬匹（早被村民牽

走），驚慌中一聞槍聲，急扔下豬腿向鎮外逃跑，進入我庄，敵亦迅速逃走，一日軍因中彈被村民抓獲，惜流血過多而亡。我村距鎮約四百公尺，張庄離我庄亦僅三百公尺，均在棗唐公路旁，發山腳下。敵在鎮上駐有部隊，但其僅在鎮塞內射擊，掩護三敵逃回而未出擊，搶救傷員。

是晚，村民恐敵襲山救人，兩村青壯多分散隱於山溝、山坡及上山小徑旁，準備以石迎敵。兩村僅有兩三支步槍和手槍，亦均佈在上山的小路旁，緊張的一夜過去了，鎮上的敵人竟趁夜潛逃一空。人言日軍如何驍勇善戰，由此事件觀之，日軍實膽小如鼠，一旦戰敗草木皆兵，此次犯襄迅速擊潰，在我鎮又損一人一槍二馬而告終。

年前偕妻去龍潭訪表姪文啓，談及此事，其振奮且與有榮焉的笑說，那正是族哥兒們幹的英勇事蹟。

王文法2007.5.7於北縣